

文化哲学



朱 谦 之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G1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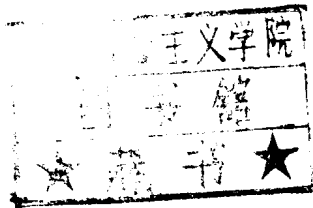
77145

文化哲学

朱谦之 著



200177502



商务印书馆

1990年·北京

WÉNHUÀ ZHÉXUÉ

文化哲学

朱谦之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505-1/B·57

1990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94 千

印数 0—4,500 册

印张 8¹/₄

定价: 3.00 元

序

“文化哲学”这一个科目，好象很新奇特别，一向闻所未闻的，却是按之实际，则这一科的内容，早已有世界各国学者潜心研究，尤其是现今学者对于现代世界文化要重新估定价值的时候。C. A. Beard 论到现代世界的文化，曾述及各国学者对于这文化问题很注意的有：（《人类的前程·绪论》）

中国——辜鸿铭，胡适。

印度——甘地，泰戈尔。

日本——鹤见佑辅，有岛武郎。

意大利——Ferrero, Croce.

德国——Spengler, Keyserling.

法国——Fabrelnce, Demangeon, George Balauet.

英国——Wells, Chesterton, Belloc, Dean Inge.

西班牙——Unamuno.

俄国——Trotzky.

阿根廷——Ugarte.

他还举出许多很有名的关于文化的悲观论的著作，和 Beard 所领导的文化乐观论派；固然这些文化论潮都很值得讨论和批评，然亦可见文化问题在现在确成为最迫切的问题，而文化之哲学的研究，更是急不容缓了。依我意思，不讨论文化问题则已，要讨论文化，必须从根本上着想而求个根本的解决。从来讨论文化的著作固然不少，可是有大部分只是文学家的片断思想，或杂志作者的零星著作，要找出一部真正讨论文化的有系统的贡献，却是难得得

很。如就中国来说，除 Beard 所知道的以外，尚有梁漱冥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比较可算一部满人意的著作了，然而他讨论的仍不过枝枝节节的東西文化问题，而非从根本上着想，来讨论比较东西文化还要紧切的文化问题。不知东西文化问题只算得文化问题之一部分，如果没有“文化哲学”作骨子，便所谓东西文化问题仍然没有法子解决。所以本书第八章虽拟有《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一章，不但讨论东西文化，而且更讨论到南北文化的问题，不过不能以为讨论东西文化或南北文化就可以算得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是有它更重大的意义和使命的。它是一种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不过在未详说以前，我们应该先对于这一门学问和其他学问的关系讲述一下。因为本课目原为哲学系四年级而设，而依选课经验，还是社会学系史学系教育系占大多数，所以为引起各种不同选课者的兴趣，我应该先从各方面陈述一下文化哲学和各种不同学科的重大关系：

第一、就哲学方面观察 许多人都以为“哲学”已经是不必要的学问，如果就现状来说，一般讲哲学的，只是一味敷衍塞责下去，诚然是不必要的了。反之从文化着眼，则哲学正是一切智识的总汇，学问的指南针；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革命的指导者。当代的哲学趋势，已经不为观念论，不为唯物论，而为倾向于有较大的涵盖性的文化论，即文化哲学。从前纯正哲学所讨论的什么本体问题呀，认识论的问题呀，这些和实际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的哲学思想，虽然在从前极占位置，极有势力；却是现代所更迫切需要的乃为解决文化问题。文化之各部门，如宗教、科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之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各方面，只要是从根本上着想而要求根本的解决，那便非需要有各部门之文化哲学或文化社会学不可。如宗教有宗教哲学，科学有自然哲学，艺术有艺术哲学，乃至所谓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既使为避嫌起见，不用

“哲学”一词，而以“原理”代之，如什么教育原理，政治原理等，也不过名词不同罢了。可见纯正哲学即不为当代之急切需要，而在研究文化之各部门时，却非需要各部门之文化哲学或文化社会学不可。而且即就哲学来说，哲学自身亦倾向于一大目标，即从事于各文化之综合的根本研究，而这就是所谓“文化哲学”了，意大利很有名的思想家 Croce 曾说：“将来的哲学就是历史”，我以为将来的哲学，应该就是文化史的哲学，换言之，即为文化哲学。所以专就哲学方面说，文化哲学是很必要的。

再就现代哲学界的情形来论，如德国哲学，即已完全倾向于文化哲学之研究。德国从前最盛行一时的为康德哲学，尤其新康德派哲学，最喜欢讨论文化问题，所以“文化哲学”一语，最初还是见于新康德派的著作，Windelband 即有关于文化哲学之专篇。可是文化哲学有新康德派，以“价值哲学”为“文化哲学”之一方面，同时又有以“生命哲学”为“文化哲学”之又一方面。我们现在一讲到文化哲学，即联想及于 Dilthey 之精神科学派，因为这一派许多人曾称之为文化哲学派的。新康德派是站在论理主义，要求普遍妥当性之文化价值，Dilthey 则站在心理主义，而主张如实地记载分析那生命流动之真相的“文化事实”。至于他的学派如 Eduard Spranger 所著《生活形式》，其为一种文化哲学更不消说了。现代哲学已由新康德派一转而为新 Hegel 派，或青年 Hegel 派，Dilthey 同时也是青年 Hegel 派的权威者，这又可见从哲学上观察，文化哲学将来很有大大发展的余地了。

第二、就历史学方面观察 现代历史即为文化史，而文化哲学即为文化史理论，尤其是我所讲的文化哲学，是为有志研究文化史理论者而设。本来就历史界现状来说，无论中外文化史，近年出版的数量都很不少，但从质的方面说，除一两种尚勉强充数以外，算不得什么。再试看外国文化史。曾有许多人从事编译，在翻译方

面如 Thorndike 和 Selgnobos 的两部书，都不失为一种名著。但平心而论，这些仍不是什么理论基础——文化哲学——的真正文化史；更不消说国人自著的西洋文化史了。再就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来看，高桑驹吉依朝代的变革分中国文化史为若干章，章各分二篇，一述政治的历史，一述这时代的文化造成此时代的人物，以及关系此人物的评论，这种“断代式”的文化史，在民国十二年文化史缺乏、学问饥荒的时候，尚可供一时之用，却是现在已成为陈腐不堪的东西了。孟世杰的《先秦文化史》，体例也差不多，大概前一章先述一个朝代的历史，后一章即接着述这一朝代的文明，而分为（一）制度（二）礼俗（三）宗教（四）社会（五）学艺五种，平叙直抄，什么特点也没有。还有如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常乃惠的《中国文化小史》，本不过专供师范及初高级中学参考之用，说不上什么。不过顾康伯自己说：“前人述史，断代为章，实同家谱。本书力矫其弊，专以文化之盛衰及趋势为标准，而主眼则在来今”；似乎比“断代式”文化史好些，但当他讲一时代的文化，仍然以政治的大略为先，脱不了所谓政治史观的见解。柳翼谋的《中国文化史》可算得一大著作了，这部书似特注意于我国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要解决“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这一点不得不算得一种贡献，不过中国文化史是否应用这文化传播说便可以完全解释？中国文化史是否应采用他所用的纲目体裁？对于经济方面何以不甚注意？总之这一本书仍然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在柳著以外，可举的就是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的两部著作，陈国强所著《物观中国文化史》，不过一本短小的三万字的小册，要在三万字中尽量将浩瀚的史迹包括一起，而叙述其文化发展的过程，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所谓“文化，就是人类依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创造，而展开之精神生产的成果之总和”，那么文化史的编述，当然应该在中国经济

史编述之后,在中国经济的历史阶段还未明白,所谓文化史,事实上是不会有什麼成绩的。还有杨东蓀编的《本国文化史大纲》,这书是供给高级中学及大学预科的学生读的,绪论以外分三编,第一编经济生活之部。述农业,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商业,工业等。第二编社会政治生活之部。述中国社会之演进及其结构,政治制度之变迁,中央官制与地方官制之演变,乡治制度,参政制度,教育制度,司法制度,兵制等之演进,及宗教礼教等。第三编智慧生活之部。述先秦诸子,经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维新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美术,科学等。这本书实在许多地方太浮浅了,却是在编著的方法上,却有一点点贡献。如通常史家每每离不了朝代观念,其结果遂变成一本“流水账簿”,此书则以一个一个的事实做单元;如叙述一种制度,并不按着一朝代一朝代来叙述,而以这一个事实为单元来叙述,尤其是取那有影响于现在的重要事实来叙述,并且力求阐明这些事实前后相因的关键;这种看重文化的现在性,和我们主张现代史学有些相同。“而纪事本末体”的编纂法,更能使学者眉目清楚,脱去郑樵所说“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的流弊。不过这本书虽分三部,仍嫌对于经济生活之部叙述得太少,而对于智慧生活之部又叙述得太多,几乎不能自完其说,因之也就没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过去文化史的著作,成就不过如此,而文化史在现代史学上的需要,又复迫切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很有尽先提出文化史理论的必要。不过关于文化史的书籍虽多,而关于文化史理论的研究,却只有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讲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的一章。(第四章页192—242)梁氏在民国十四年曾讲演“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虽未成书,而此十五年十月所讲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由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等记录出版。本书分论五种专史:(一)人的专史;(二)事的专史;(三)文物的专史;(四)

地方的专史；(五)断代的专史。(四)(五)均未及说，文物专史中又分为三种：A 政治专史；B 经济专史；C 文化专史。文化专史则分 1. 语言史；2. 文学史；3. 神话史；4. 宗教史；5. 学术思想史 (A 道术史，B 史学史，C 社会科学史，D 自然科学史)；6. 文学史；7. 美术史，而自然社会科学史以下又未曾讲到。此外还有一篇在南京金陵大学讲演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三辑页 131—144)，有下面的一段话：

“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同’。”

换言之，就是说文化史中不应该有什么法则存在，这真是什么话！过去所有文化史的作者，都因不能在离乱的历史事实中找出线索，找出有规律的法则，故其结果变成“流水账簿”，尽管堆积下许多事实，还是和现在生活无关。所以梁氏的文化史理论，正可以代表过去文化史的理论，而不是我们现在 1933 年所要求的文化史理论，梁氏可将经济专史放在文化专史之外，这就可见他的思想陈旧不堪了。并且从民十三年有文化史以至现在，所谓“文化史的理论”，“文化哲学”乃至“历史哲学”的研究，还没有着着实地注意过，那么对于“文化”是什么？“文化的阶段”是什么？都很难得到确实的答案，当然不能编出一部最完全的文化史了。反之依我们计划，则真正的文化史家，只要他对文化的观察愈深广，愈深刻，愈敏锐，即愈应该需要一种文化哲学，历史家应该承认文化哲学冠于一切历史学之上，而为文化史之理论的基础，不然即不成其为代表现代的史家了。

第三、就社会学方面观察 前年我讲“文化哲学”绪论，曾述及文化哲学与文化社会学之区别，说到社会学史的发展，从 Comte

以至现代,社会学本身大大进化的结果,已经有一致倾向于第四期文化社会学的趋势。这就是说,社会学的发展是依照下列次序:

第一、生物学的社会学。

第二、心理学的社会学。

第三、特殊科学的社会学。

第四、文化社会学。

这一个主张先在讲义发表,在二十二年一月十日再刊于《现代史学》第一期,可是在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新中华》第一卷第十二期,竟发现有孙本文君所著《世界社会学之派别及其现状》,有与此不谋而合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奇事。孙先生旧著如《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等,关于社会学史的著作,均未曾有此意见,所以此篇很值得我们注意。这一篇比我所列更详细地将社会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一) 生物的社会学派。

(a) 有机论派;

(b) 人口论派。

(二) 心理的社会学派。

(三) 社会学正宗派。

(a) Durkheim 涂尔干派;

(b) Simmel 齐穆尔派;

(c) Roberty 劳培德派。

(四) 文化的社会学派。

(a) 人类学派;

(b) 历史学派。

关于这些社会学派别的更详细的分析,不是这里的事,即如单就心理的社会学派,只要参考一下, F. H. Hankins 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及趋势》中,“社会学”一文内的分类,便知心理的社会学派,

又可分为许多种类,如什么同情派呀;模仿派呀;本能派呀;行为派呀;兴趣派呀;……可见孙先生的分类还不能算得很详尽的。不过这里应该注意,就是孙先生自己是属于文化社会学之一派,依他从来著作则只有美国的 Ogburn 一派,算得文化的社会学,在这里却又承认有德国的 Max Weber 一派为文化的社会学,这是他思想之一个进步:

〔美国〕Ogburn, Willey, Case Wallis, Herskovits.

〔德国〕Max Weber, Sombart, Max Scheler, Alfred Weber.

前者为人类学派,以为欲发见社会现象的原则及解决社会实际的问题,非从文化上为历史的研究不可。因为他们在方法及材料方面受人类学的影响最大,故亦称为人类学派。后者依他所说“文化社会学为德国当代最盛的社会学,亦称为历史派社会学”详细的说明,可参看原文。若依我意思,将德国文化的社会学派称之为历史学派,原无问题,只是更严格地说,则如美国人类学派才是真正文化社会学,而在德国如 Max Weber 及 Troeltsch 的宗教社会学, Spengler 之世界史形态学,及 Max Scheler 的知识社会学,除 Sombart 所著《技术与文化》可算例外,他如 Spengler 所著《西欧的没落》,Max Scheler 所著《哲学的人间学》,谓为文化社会学,均不如老老实实叫他做“文化哲学”,这一点让我在本书绪论中说,然亦已可见文化哲学与文化社会学之关系如何密切,几乎不可分开的了。我固然很反对美国派的文化社会学,以为很像清水泡豆腐一样,清水已够清淡了,再加泡上豆腐,则其内容的空虚,是不言而喻的;但就德国的文化社会学即文化哲学来说,则实大大有发展的余地;而这也就是我所以特别提出文化哲学来讲的最大原因了。

第四、就教育学方面观察 自我本年在《现代史学》第一二两期发表《文化哲学》以后,即发生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前一个

月(廿二年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姜琦《教育哲学》了。这本书共 30 余万言,里头批评我的文化分期说的竟有数千言之多(原书页 91—116)。姜先生是站在一个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来建立他的新教育哲学的,他虽有许多地方对我反驳,却又认我“对于中世纪以还的一切学问之研究,划分为宗教的、哲学的,及科学的三个时期是很合理的”;并且单拿教育为例,也一样可以依此划分时期。姜先生最先肯定“在古代时候,可以说并没有教育之研究这一回事,实在讲起来,教育之真正的研究,是发端于第 17 世纪”,接着他即区分教育之研究为三时期:

(一) 神学的教育学;

(二) 哲学的教育学;

(三) 科学的教育学。

他的结论:“这样说起来,就可知教育之研究,确是如朱先生所说,可以划分为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三个时期”;却不知这三个时期只好说是 Comte 三阶段的法则,若依我意思,则教育史之研究亦应划分为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四个时期。姜先生则以为“历史之研究可以划分为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四个时期,除掉艺术的一个时期不应该插进外,其余三个时期,我是非常赞同的”;何以艺术时期不应插进?姜先生并无详细的说明,而以“关于这一点,我另有意见,现在姑且不谈”一段自注,以不了了之。其实教育上之艺术时期,才是真正重要的现代教育时期。固然从一方面来说,现代教育仍是站在第三时期,然而第三时期乃所以实现第四时期之一个历程,不是到了科学教育时期,教育思想便不会进化咧!然则所谓第四时期的教育研究,应该是什么呢?老实的答案就是所谓“文化教育学”了。我们试观察一下德国的教育思想,即具有这种倾向。原来德国教育思潮也和哲学一样,哲学一方面有发源于康德之正统理想主义的哲学思想,而至于最鲜明的新

康德派之知识主义，理论主义；一方面则有 Dilthey 哲学对抗康德哲学而主张生命主义，Dilthey 学说，后为其信徒们所本，根据它来提倡教育，这就是所谓文化教育。不过文化教育这个名词，也不是由他们自己标榜出来，却由于 1923 年在 Willy Moog 所著《现代教育学之根本问题》中提出，（参看越川弥荣著《文化教育概论》509 页）而集此派教育思想之大成者，自不能不推一个文化哲学家而兼文化教育家之 Eduard Spranger 了。Spranger 继承 Dilthey 的系统，在柏林大学盛唱其文化教育学说。他所著书除《生活形式》即为文化哲学概论以外，其他关于教育上之著书，重要的如：

- (1) 学校与教职；
- (2) 女子高等学校论；
- (3) 禀赋与修学；
- (4) 现代德国之人道的政治教育理想；
- (5) 教员养成论；
- (6) 精神科学之状态与学校；
- (7) 人文主义与青年心理；
- (8) 生活形式；
- (9) 文化与教育；
- (10) 青年期之心理。

次之就是他的绍述者 Elich Stern 了。他很受 Spranger 的影响，著有关于文化教育的两本书：

- (1) 教育学序论；
- (2) 青年教育学。

还有 Theodor Litt 及 Kerschensteiner 所著关于文化教育学的书，及不少直接间接和文化教育有关的许多文献，这不是很可看出文化教育在现代已经很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吗？固然他们的文化教育学说尚有可批评的地方，然亦可见教育之第四时期，已倾

向于文化教育学之一方面，而在德国提倡文化教育学的人同时就是提倡文化哲学的人，这又可见就在研究教育的人们，只要向前一步研究，也应该注意到文化哲学的了。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现代的学术界无论说到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都已一致倾向于“文化主义”。在哲学方面，表现为文化哲学；在历史学方面，表现为文化史；在社会学方面，则表现为文化社会学；即在教育学方面，亦表现为文化教育学。就中尤以文化哲学更为研究一切文化学中一个最“综合”的因子。因为哲学能够根本的回答何谓文化这个问题，所以文化哲学不但有他独特的在哲学中最高地位，而且更为其他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所凭依，而为研究文化历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教育学者所必经的路径。

最后我更应该宣布我讲文化哲学的最大旨趣，如我在说明书中所写的是要：

“说明文化的本质及其类型，对于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生活，均加以根本研究，又分析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以明中外文化关系及本国文化之新倾向，并谋建设未来之世界文化。”

最切要的紧迫的企图，却在于提倡南方文化运动，所以本书附录，有关于《南方文化运动》论文一束，说来话长，让读者们细细地独立观察和批评吧！

二十二年九月，于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室。

目 次

序	1
绪论	1
什么是文化? ——文化哲学与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的概念	
第一章 文化的进化	13
第二章 文化类型学	25
第三章 文化分期之原理	38
第四章 宗教的文化概念	53
第五章 哲学的文化概念	72
第六章 科学的文化概念	92
第七章 艺术的文化概念	124
第八章 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上)	149
第九章 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下)	170
第十章 文化与文明	209
后序	219
附录	224
南方文化运动——南方文化之创造——中国文化的现阶段——	
中国文化之地理的分布——文化教育发端	

绪 论

什么是文化?——文化哲学与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的概念。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这一个课目,在国内大学尚未设立,厦大虽定有此一科,却是从来无人担任,所以本次讲演,可算得破题儿第一遭了。

自民国六七年李大钊在《言治》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上之异点》,和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以后,国人似渐已注意东西文化问题。《学艺》第三号有屠孝实记金子马治讲演《东西文明之比较》,《东方》第14卷载伦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第15卷译载日本杂志《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新潮》第三卷有冯友兰《东西文明之比较观》,是和印度泰戈尔谈话记下来的。然而影响最大的,当然要算民国十年秋间梁漱冥先生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了。这本讲演录于民国十八年已经刊行八版,虽然无意于建立什么“文化哲学”,如他自序所说似的:“我自始不晓得甚么叫哲学而要去讲它”;可是我们应该老实承认他所讲的,正是为我们“文化哲学”开出一条先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以后,无论赞成的或反对的,几乎都因此而唤起讨论文化问题的热心,不过在梁先生当时,讨论东西文化的人虽多,对于文化这个东西,有根本了解的却是很少。直到民国十五年七月胡适之先生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38期)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在那里他始提出几个根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如: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

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在这里他要区别“文明”与“文化”,是很值得注意的。不过胡先生这种呆板勉强的分别,未免含糊不清;所谓“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和梁先生所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几乎意思一样。所以胡先生那篇论文发表以后,便有张崧年君一篇《文明与文化》,载在《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号驳他。以为:

“大概照适之先生;或漱冥先生的意思,一个人处人行己接物总有一种态度,一民族处人行己接物,也有一个集合的态度,这种集合的总态度,便是文化。”

并且如谓文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那么当然文明在先,文化在后,这不是很费解吗?同期《东方杂志》又有张东荪论《西方文明与中国》,也是对胡先生说法,提出一种补救和修正。许仕廉则在《真理与生命》(第二卷第16号)发表《论东西文明问题并达胡张诸君》,后又集刊于《文明与政治》一书中(1929年1月北京书局)。他的文化解释是很受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A. L. Kroeber)影响的。他将宇宙间万事万物,分四界现象,每界现象性质不同,因而科学也应分四类,即是:(文化与政治 13 页)

最上级	文化现象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化现象)——(时间)——宙
上级	心理现象	心理科学
中级	初级有机现象	生理科学
下级	无机现象	物理科学

因为依克氏的分类,文化是宇宙进化最后最高的现象,所以文化是有三个特点:

- A. 文化是有机体所发出的东西;
- B. 心灵是文化的基础;
- C. 文化是自然界以外所另创造的东西,是人为的,自动的。